

神 眼 劫

神 眼 劫

曹若冰 武侠专辑

(中)

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
台湾出版社授权·侵权必究

终南第五剑王威，目注茫茫的官塘大道，控缰御车。

“五侠，咱们走多久了？”

王威道：“将近半个时辰！”

房英喃喃道：“差不多了，该来的也该来了，咱们也该回去了！”

王威一怔，正想差别谁该来了，倏见房英一挺身，飘然离座，向后一个大翻身，正好落在紧跟后面的第二辆空车上。

只见他足尖一勾车辕横木，俯身篷顶对驾车的二名终南弟子道：“前面不论发生什么情况，二位依然直驰潼关。”

二名弟子同声应诺：“遵命！”

房英又低声道：“现在分一位到前车替五侠御车！”

一名副手立刻身形窜起，直扑前车，房英却跟着扑进前车篷中。

他不等车中诸人开口，就沉声道：“各位前辈谅必对晚辈南辕北辙，有所迷惑！”

诸人目光皆齐集房英脸上，静待着下文。

房英继续道：“其实晚辈此举却是在故乱敌人耳目，用的是疑兵之计！”

清虚真道：“贤侄是说咱们车后有敌人追踪？”

房英道：“是否有强敌追踪，晚辈还不敢料断，但晚辈知道天香院必对咱们一行人极为注意。”

神火先生点点头，房英接下去说道：“自秦岭到长安，虽有不少岔道，却是通往野村僻乡的小径，对方必断定咱们在急于远离‘龙虎坛’的情形下，绝不会绕道，由路上留字示警这点上，各位前辈谅已看出对方的推测，而咱们的心境也确是如此。”

地痴叟颌首道：“少侠之言不错。”

房英微微一笑道：“但是自出长安，却有三条官塘大道，西出咸阳，而通五行，南经终南，可达许昌，还有二条，就是现在取道潼关可抵昆仑。对方此刻必难料定咱们是取那一方向。”

长春无垢师太低诵一声佛号，道：“若贫尼与各派施主为敌，纵不派人钉稍，也必在三条道路险峻之处，埋下伏兵。”

房英接口道：“不错，无垢前辈之言，正合晚辈设想，因此晚辈已命另二名弟子秘密雇车，半个时辰后，沿此道缓缓跟踪。

他目光一闪，接下去说道：

“若魔头派人跟踪，此刻车后必有敌骑，否则，以天香院消息灵通，耳目密布来说，半个时辰，已足够使他们得悉咱们取道方向，通知其他二路埋伏撤桩，是以区区此刻准备请各位前辈下车，等候后面空车返长安，直往五行山。”

峨嵋宝印禅师叹道：“半日相处，老纳已觉得小施主天赋深厚，想不到还具有这等智慧，老纳深为武林庆幸。”

房英喟然一叹道：“大师谬夸，晚辈实在汗颜，但那天香院女魔头心机之敏慧，实超过晚辈百倍，晚辈竭尽智慧以赴，此行成败，未当敢预料哩！”

清虚真人叹道：“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右今皆是如此，只能尽人力而听天命了，这事慢慢再谈，贤侄既说要下车，怎不叫停。”

房英忙道：“若后有敌人跟踪，车一停，足以引起其怀疑，是以晚辈想请前辈在行驰中顺序而下。”

“子午叟”一怔道：“少侠忘了老朽等皆功力俱废的人么？”

房英笑道：“晚辈当然知道。”

接着沉喝道：“控制缰绳，略缓奔势，五侠请入篷。”

随着喝声，马车奔势立刻缓慢了一些，呼地一声，王威已掀廉滑人，道：“房兄有何吩咐？”

房英道：“小可先下车，王兄在车辕接各位前辈钻出车篷，往下抛，小可在下在接住。”

说到这里，对各派掌门歉然道：“时值非常，失礼之处，晚辈只能先请罪了！”伸手倏然拍活任可风的睡穴。

王威颌首道：“是现在么？”

房英掀廉向四周一望道：“前面不远，就是一座密林，正是隐身大好所在，王兄返上车辕请注意。”

王威应声穿廉翻上篷顶回到车辕御车座位上，篷中房英已道：“各位前辈请准备，晚辈先下车了！”

语完，已飘然穿出篷车，超车疾扑前面林边。

马车的速度虽略缓慢了一些，但仍快速异常，车后尘土飞扬，正好是一层自然的烟幕，马车一经林边，王威在车上轻喝一声，双手一送，已先把武当清虚真人一掌推下车辕。

跟着马车疾掠的房英立刻如应斯响，伸手接住一放，迅速道：“前辈请隐身林中，与各派掌门会合。”

这番话说得极快，身形不停，已如轻烟一般，紧跟疾驰的篷车离去。

此刻以他的功力，轻功已堪堪到御风凌空地步，接人奔驰，毫不吃力，就这样，人影一个个泻下马车，最后王威也飘然进入林中。

神不知，鬼不觉中，二辆马车，除各有一名终南弟子驾御外，已变成了二辆空车。

在林中，先后落下的各派掌门聚合在一起，就围摆一团，盘膝而坐，默默等待。房英更是凝视倾听林外动静，不敢稍稍松懈。

果然，不到片刻，林外来路，扬起一阵急骤的蹄声，遥远传来，渐渐接近。

王威精神一振，低声道：“车来了……”

房英倏然伸手制住王威说下去，轻喝道：“有蹄声无轮声，不是车是人，若所料不错，那是钉稍的爪牙。”

诸掌门神色同时一惊，房英口中迸出一声冷笑道：“假戏当真，我只有先打发了这贼子再说。”

身形一闪，已掠落林边一棵大树后，向外探望。

果见一人一骑飞奔而至，马上人身穿红色紧身，年约四十余岁，三角脸，枯瘦阴沉，肩头剑穗飘舞，胸前赫然绣着四朵梅花。

“嘿！是四梅坛主人物，我倒要小心对付！”房英自语声中，眼见奔马已到，一声轻啸，纵林中一闪而出。

奔马受惊，希聿聿一声长嘶，倏然人立而起，马上人一勒缰绳，飘身而下，惊喝道：“是谁？”

房英卓然屹立，冷冷一笑道：“姓房的，嘿嘿，等你不少时候了！”

三角脸汉子，此刻已经站停放了马缰，闻言神色一惊，倏然反手探肩，呼地一声，长剑已掣在手中，左掌一拍马股，坐骑已奔向林边，只见他冷冷一笑道：“你就是房英？”

房英脸寒如冰，回答道：“阁下报个名号，小爷好为你送终。”

三角脸汉子狂笑一声道：“天香院前宫长安舵四花香主威硕，昔年江湖称本座‘红云飞花’，姓房的，你听清楚了么？”

房英暗暗一惊，他听过威硕这个名字，在天南武林中，“红云飞花”的名号并不算小，一袋“红云穿心针”，加上少见的飞花暗器手法，不知埋葬了多少英雄豪杰，江湖高手。

但他脸上仍冷冰冰地道：“戚香主只有单人独骑跟踪区么？”

“红云飞花”戚硕嘿嘿冷笑道：“前宫宫主神机妙算，天香院主早有安排，谅你们那批废人逃不出掌握，以本座来说，跟踪只是聊备一格而已。”

说到这里，阴沉的脸上不由一阵得意，接着又道：“天香院天罗地网已经布好，只是等候你们去送死而已，不过，嘿嘿，你小子倒是有点机灵，竟知有人会跟踪！”

房英鼻中一哼，道：“天香院既已布下了天罗地网，戚香主何必再钉稍，莫非是存心找死？”

“红云飞花”怒哼一声，阴笑道：“钉稍只是为了确定你们逃亡路线，传讯各道高手，找死却也不必，你小子就先尝尝本座的红云针飞花手法！”

语声一落，左袖一扬，就是一蓬红光，向房英疾射而至。

这蓬红光，正是他暗藏两只衣袖中的“红云穿心针”，盛名果非虚誉，粗看这不下百支牛毛般的细钉，是漫天花雨手法，杂乱无章，但若仔细一瞧，却是五根一组，成梅花形，左右上下，不下十余组。

房英想不到对方抢先发动下手就这等毒辣，虽仗着先天罡气不惧这等暗器，但见这般江湖上少见的手法，心头也自骇然！

他刚才故意静不出手，只是在探对方口风，此刻星眸中猛然射出二道煞气，真元一提，衣衫外已密布一层无形的先天罡气，狂笑一声道：“戚香主，你真是找死！”

双掌一挥，身形不退反进，冒着满天红光，电掣一般，向“红云飞花”扑去。

一股猛威绝伦的狂飏，刚刚涌出，蓦地——

黑黝黝的天边，响起一阵悦耳的银铃声，遥遥传了过来。

房英心中又自一动，猛然收回发出的罡气，身形一进倏退，飘后三丈，满空红光全部袭空。

“红云飞花”见房英不惧暗器有逆扑之势，方自大惊，长剑飞洒而出，倏见房英倒退三丈，暗暗喜道：

“看来他还是怕我这无孔不入的穿心针……”

思念方自转动，漆黑的夜空中，一点白影已疾飞鹞为，铃声叮叮，正是一只白色灵鸽。只见房英一指天上道：“戚香主，你传讯区区行踪，可是靠这白鸽么？”

“红云飞花”冷笑一声道：“房英，你想断我灵鸽通讯，却是打错了主意，不错，本座传讯就依靠这灵鸽，但按规定半个时辰传讯二次，这已是第三次，纵是被你击落，也无关紧要。”

房英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区区只是看你对天香院颇为忠心尽瘁，在你死前，索性让你完成第三传讯，让你死得瞑目，也好使天香院主供奉你的香火灵位！”

这番半讽半嘲的话，反而使得“红云飞花”一怔，他本以为房英意在击毙灵鸽，自秘行踪，现在竟反而大方地让他传讯，实大出这位四花香主的意料之外。

戚硕念头正自转动，实测房英的用心，只见房英冷笑道：“若是戚香主不愿在区区眼前传讯，区区就要再动手作生死一搏了！”

说着已一摆双掌，缓缓走上二步，作出欲拚的架住。

戚硕怎知道房英真正用心，目珠一转，嘿嘿阴笑道：“你既这么说，本座就先传讯，有何不可，只怕你到时要后悔莫及。”

说着，左手从怀中摸出一只竹哨，嘘嘘……嘘！吹出一阵哨音。那本在天空盘旋的灵鸽一听这阵哨声，呼地一声，向

“红云飞花”当头飞落，停在他肩上，只见戚硕飞快在右腕里抽出一根红色丝带，向肩头一扬，白鸽伸嘴叼住红带，呼地凌空而起，向飞的方向，疾飞而去，瞬眼铃声遥远，没入夜色之中。

房英暗自好笑，口中却厉声道：“戚香主，那根红色缎带是什么意思？”

戚硕哈哈笑道：“带分三色，黑色表示你们行踪可疑，另有变化，黄色表示你们已经改道，红色是确实你们行程，房英，你明白了么，嘿嘿，三路高手将齐集前途，等候大驾，只是恐怕你没法看到那种壮烈场面了！”

话声未完，房英已是一阵狂笑，道：“戚香主，你且慢得意，前面车辆已空，你看看林边那些人是谁？”

戚硕一愕，三角脸一转，果见林中缓步走出七派掌门及终南二叟，这时，他心中顿知上当，厉喝道：“原来你小子要折回改道，故意让本座传讯确定疑兵之计……”

房英接口笑道：“不错，戚香主，你临死之前能够明白，也算没做糊涂鬼，少爷就送你上路！”

语落人起，双掌早已聚足十二成真元，身形凌空，双掌向前猛推，一层白蒙蒙的气流，已如奔雷之势，向戚硕当胸撞去。

戚硕长剑疾挥，洒起一层剑幕，右手衣袖却藉着这一挥之势，又撒出一蓬“红云针”，他这些暗器，设计得颇为歹毒，细针皆插在一双袖口边，任意施放，令人防不胜防。那知这番却遇上了克星，房英罡气密布迅身，已布下了一层无形气幕，刀剑不入，又岂惧这些细针。

双方刚一接触，满空红光蓦地被震得全都倒飞回去，这刹那，戚硕心中大骇，惊呼一声，身形暴退。

但他快房英比他更快，大喝一声道：“阎王已下勾魂令，你往那里走！”

双掌疾圈，再度猛劈而出。那十二成无坚不摧的先天罡气，已结结实实的撞上对方胸口。

一声惨嚎响处，名满天南的“红云飞花”戚硕，枯瘦的身躯，已震得倒飞七丈，叭达一声，躺在地上，动也不动，然而鲜血尚自口中向外疾涌。

房英长吐了一口气，转身向各派掌门微微一笑道：“各位前辈受惊了！”

王威一翘大拇指道：“少侠，智勇双绝，我王威佩服了！”

房英谦虚地道：“区区能有此刻成就，全是终南之赐！”

此刻，任可风远跳来路，忧心重重地道：“房兄，车会来么？”

房英悠悠道：“若无意外，应该到了！”

果然，语甫落，又响起一阵马蹄声，夹杂着辘辘输声，黑暗中，只见一轮篷车疾驰而来。

嘎！篷车一见房英及诸掌门，戛然而止，只见林奇方彪一脸大汗，满身风尘，跃下车辕躬身施礼。房英已笑道：“二位辛苦了！”

林奇转身一指路上尸首道：“弟子因见各位前辈车后有人鬼鬼祟祟钉稍，所以慢了行程，迟到了片刻！”

房英道：“你们有注意车后有人注意么？”

方彪接口道：“驶出长安时，林师兄驾车在前，弟子在后遥遥隐身跟随暗察，经过五里路，发觉并无人后，才安心上车。”

房英道：“好，日后终南复兴，贵派掌门定能按功行赏。”

接着微微一叹道：“只可惜那空车上的终南弟子，已经牺

性了。”

此言一出，诸人神色无不黯然，任可风更是脸上抽搐，欲哭无泪，自秦岭到此，频经惊险，终南一门，牺牲最重，怎不令他伤心欲绝。

房英此刻挥手命林奇方彪调转车头，让诸掌门人上车，立刻发令加疾驰行。

于是，蹄声飞扬，轮音尘影中，一辆篷车反向长安狂奔。

可是，车中的房英心灵并未轻松，他掀帘望着车后，心中在默默祷告：

“唉！若是上天见怜，天香院伏埋应在百里之外，那末就发觉是金蝉脱壳计，要追也来不及了，若在五十里之内，唉！恐怕又是一场殊死之战！”



五行山上，已是大雪纷飞。

山上山下，一片银白，冬季的寒风，挟着雪花，漫空飞舞，刮在人脸上，像刀削一般，这是一个没有人喜欢出门的天气，然而，在风雪中，却是一行十一人，踏着深没足踝的积雪，在已无法辨清的山道上，迂慢地一步一步，一步一步，往山上爬。

他们不用说，就是七派掌门和终南二叟，加上五剑王威及房英等十一人了。

一叟七掌门，在路中马不停蹄，根本就无法加添衣服，以他们的功力，在以往，这点风雪算不了什么！可是现在，每个人都冻得脸色发青，浑身发抖。

风雪无情地一阵阵横面刮过，他们一个个像是风烛残年的

老人，犹如垂死的挣扎，一脚高，一脚低地蹒跚行着，王威在前面开道，房英在后照顾，以蜗牛一般速度，向山上走。

行程是艰苦的，但每个人为了生存，为了希望，都默不出言，向前迈步。

在房英来说，路上果如他所祷告那样，折返长安，改道咸阳后，再未遇上惊兆，安然到达了五行山，二日二夜的提心吊胆中。危机总算渡过了，可是天气的变化，却出他意料之外，而且也非人力所能转变的。

现在，他一人照顾着九个人，心境顿时又沉重起来。在这种恶劣的气候下，他不知路有多远，这些掌门人能支持多久。

于是他侧身闪过一旁，皱眉望了望跟在王威身后的清虚真人，朗声道：“清虚真人，那‘草药散人’居处在那里？”

清虚真人吃力地回答道：“在第二峰下一座幽静深谷。”

房英暗暗一叹，忖道：“二个时辰，只爬上山腰，再要翻过一座峰头，唉！不知还要吃多少苦哩！”

感慨未完，倏听得啊呀一声惊呼，急忙一瞥，走在中间的华山神火先生不慎跌在积雪上，全身发抖，挣扎未起。

诸掌门纷纷惊顾停步，房英慌忙掠近，伸手挟起，只见神火先生脸现痛苦之色，口中直在喘气。他心中一紧，急急道：“前辈怎么了？”

华山神火先生打着颤，道：“没……没有什么，只是膝盖使不上力！”

房英急忙拂清神火先生裤管雪花，撩起一看，原来摔这一跤，膝盖上已隆起一块乌青伤肿。

他急忙功运掌心，以先天纯阳之气，为神火先生按摩一阵，片刻就消去伤肿。但是一阵耽搁，其余人除了王威外，个个都是满身雪花，冻得齿唇颤战。

这种凄惨的景象，直瞧得房英一阵心酸，眼泪几乎夺眶而出。

在以往，谁能料到这些武林高手，堂堂一派宗主，竟会这等可怜模样？谁能想像到他们现在竟然咬牙忍受这等凄凉境况？

神火先生经房英一阵按摩，才站竖腰身，向前挥挥手，表示继续前进，他虽没有说话，但是脸上已是老泪纵横，伤感凄凉之情，已不须再用话来表达。

这位华山掌门昔年一呼百诺，火烈个性比终南的“子午叟”还要暴躁百倍，此刻缅怀往昔，怎不感到凄凉凄苦。

房英看清神火先生的表情，但他却装作未见，自身经过，替每个人拂清头肩上的雪花。他知道这种感情的伤痛，空言安慰无补于实际，而且对方是一位前辈，具一派掌门人的身份，怎么安慰而不伤及对方自尊心，不使对方感到难堪，也颇不易措词，是以干脆避而似不见，比较恰当。

然而，他那为每人拂雪的亲切举动，却使其余掌门也像神火先生一样，伤心地潜落二颗清泪。这些人哪一个不是心高气傲之辈，如今却要别人来拂雪相扶，心中虽是感激，却也不免有流于孤弱之感。

房英心中更是感慨万端，匆忙中仍回到最后尾端，暗暗叹息。

路程虽艰苦，终有走完的时候，但寒冷凄凉的气氛中，一行人到达了第二峰左的一片深谷。

王威走近谷口，停身回首向清虚真人问道：“掌门前辈，就是此地了？”

清虚真人此刻神色一振，点点头。房英窜上一步，目光一扫，见诸掌门神色皆铁青发灰，面无神色，忙道：“清虚前辈，

由晚辈陪您老人家去叩谷，其余前辈在此休息一下如何？”

清虚真人回首一望，叹道：“不妨事，咱们一齐进去，风雪之中，也无法休息，谷中或能寻一席之地。”

说完已蹒跚向谷中走去。于是其余人都跟着举步，房英那有不知清虚真人是怕其余人在风雪中耽搁太久，易受风寒之意，忙抢步侍立一旁，照顾着诸掌门进入谷中。

一进谷口，举目凝望，房英不由大感讶然，只见满谷清葱，疏疏落落的松柏林中，映出一片红绿相映的奇花异卉，扑鼻花香中，挟着一阵阵令人不易觉察的暖意，这情景不但不像谷中，毫无风雪，而且简直不像是寒冬季节。

房英暗自惊讶，恍疑进入人间仙境，他怎知这正是阴寒一阳生的宇宙奥妙之理。

在那些花圃中，三间竹房，幽雅精致，但一排竹屋后还矗立着一座木造高楼，虽无红墙绿瓦，但被四周的青松苍柏，各色异花一衬托，也显得玲珑雅趣，似浮于一片锦海之上。

众人穿过松林，各色奇花，已尽映入眼帘，令人精神一爽，花圃中一条白石小径，直通中间竹屋。

房英正欲出声询问，倏听得竹屋中响起一声极不愉快的苍老喝声：“是谁不得老夫准许，擅自入谷？”

清虚真人，急急挥手示意众人停步，上前二步大声道：“无量寿佛，故人造访，齐施主不愿相见么？”

这阵回答甫落，竹屋门户呀然开启，踱出一位白发白须，青袍缎带，容貌庄严，举上飘逸的老人。

房英暗暗喝采，忖道：“这位‘草药散人’，隐居世外，等如神仙中人！”

老人目光一扬，见这许多人，脸色顿时讶然，望着清虚真人勉强呵呵一笑，急步到清虚真人面前，握手道：“原来是武

当道友驾到，失迎！失迎！”

接着伸手一指诸掌门道：“这些高手是谁？恕老夫眼拙。”

清虚真人忙一一介绍，诸掌门抱拳为礼，“草药散人”不禁失声道：“原来俱是闻名之士，老朽齐无治在外野人，终身未出谷一步，倒是失敬了！”

诸掌门忙谦虚一阵，只见“草药散人”齐无治目光一溜，又失声道：“清虚道友，你们各位朋友脸色好像都不对劲，若老朽眼睛不花，诸位必然身体皆不舒适……”

清虚真人长叹一声道：“齐老果不愧医道通神，不瞒你说，贫道与各派掌门施主，在房少侠护卫下，确是有求而来！”

齐无治呵呵一笑道：“老朽别无所长，医病尚有一点小小把握，尊友若有什么不适，老朽包管药到病除，小事情，算不得什么。”

房英一旁察言观色，暗暗道：“清虚真人说他孤僻，但以我看来，此老倒是干脆爽直，是个性情中人。”

清虚真人闻言又叹息一阵一声，道：“齐老，贫道与各派施主的病况，非普通一般可比。”

齐无治伸手一抚长髯，愕然道：“什么病？竟有这等严重？”

清虚真人用低沉得无法再低沉的语声道：“不瞒齐老说，在场除了王五侠及房少侠外，俱都被点散真元，失去一身功力，故而千里跋涉，进谷求助！”

此言一出，齐无治本来尚有笑容的脸色，顿时一变，目光向诸人脸上来回扫视了几次，

神色凝重地仰首观天，深思起来。

诸掌门及房英暗察颜色，心中俱都一紧，迫切之情，洋溢脸上。

倏见齐无治头一低，目注清虚人道：“各位是被何人所伤？”

房英接口答道：“最近江湖上出现了一个神秘帮会名叫‘天香院’，这几位就是被天香院下面一名坛主以天竺密宗手法所伤。”

齐无治又沉声问道：“照小友之言，那名坛主身手必然不凡罗？”

房英困惑地点点头。不知这位“草药散人”问这些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只见齐无治又道：“一名手下竟能伤了七派九人，那么换句话说，那首脑人物的功力更是出神入化了？”

房英暗思对方并非是习武之人，多说又说不清楚，只得又点点头。

齐无治目光望了清虚真人一眼，摇了摇头，又仰天凝思起来。

房英忍不住急急道：“老丈是有什么困难？”

齐无治沉重地一叹道：“老朽确有困难！”

诸掌门心头不由一沉，房英更是焦急地道：“听说老丈药术通神，难道没有办法使这几位前辈恢复功力？”

齐无治摇摇头。

房英惑然道：“老丈既然表示没有办法，莫非是药物不全？”

齐无治沉声肃容道：“老朽不愿欺人，更不愿自欺，不瞒你少侠说，药物俱全，恢复功力，在老朽而言，不过是举手之劳……”

房英双肩一挑，截口道：“那末老丈说的困难，是指什么？”

齐无治淡淡一笑道：“老朽的困难，是指人而言！”

“指人？”房英一怔。

清虚真人脸色倏然一变道：“昔年与施主一聚，使贫道感到施主胸怀旷达，情操高雅，现在施主困难在‘人’，莫非是说贫道及一千同道不值施主施救，或是施主不愿施救么？”

齐无治摇摇手道：“老朽并非这个意思。”

房英轩眉，道：“那老丈是什么意思？”他心中早已有了一股怒火。

齐无治冷冷道：“老朽并非江湖中人，虽略通医道，却无缚鸡之力，故不想卷入这是非圈中，惹上一身恩怨！”

房英一愕道：“老丈之意，却令人不懂了！老丈与世隔绝，与任何人都无恩怨是非可言，对各位掌门前辈来说，见危施救，清如天日，更是有恩无冤，怎说是卷身是非圈呢？”

齐无治鼻中一哼，道：“老朽救了各位，岂非得罪了那个什么‘天香院’，这不是漩涡又是什么？”

房英一怔，忙急急道：“小可等来此，行踪极密，别人绝对无法知道，再说老丈生平不求闻达，那些魔头更不料到咱们会到五行山中。”

齐无治双目一瞪道：“你能保证么？”

房英一呆，却见齐无治冷冷接下去道：“就是你能保证，老朽也不想淌这场混水，那天香院首脑既能把你们伤成这样，显然你们俱不是他的对手，若万一对方发起怒来，老朽岂不是自己找死！”

这番话说得诸掌门瞪目结舌，神色一片颓然。他想不到千里迢迢，冒着大风大雪，翻山越岭到此，所得到的竟是这般结果。

房英更是又惊又怒，他再也熬不住胸头一股郁气，怒声